考信錄

孟子事實錄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附錄○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此萬章盈之之問亦當在此時可類推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孟子居鄒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問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間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

與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曾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曾也曾子之言眞千古之炯鑒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嘆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隱耳然較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已之貪橐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勸穆公以行仁政卽可以

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者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剔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冡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鄒魯之閧未知孰爲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爲國

朱子謂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鄒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問皆在鄒與曾關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

以虞書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爲最急也民事即農事也民莫衆於農故以農事爲民事引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蹈於刑辟況望其人倫明而小民親乎故孟子之告齊梁亦於樹桑授田之後始繼之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緩一句神氣已直注於人倫明於上二句養之即所以爲教之地非分教養爲二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禮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賢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廢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復言禮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儉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則不足於用雖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綱領自夏后氏以下至雖周亦助詳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

然後能以庠序學校教民而使之明且親也引陽虎之
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過也取民無制則富而不仁
取民有制則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寧舍富而不可
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鄉遂者君
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

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無論貢助徹皆

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也世祿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耳然則雖周之世祿亦未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

卽爲世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集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曉說已詳見經界通考中茲不悉贅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繼之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睦婣任恤皆相習而成俗雖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恒心之文正相呼應至於

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緩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詞章雖立學舍不以人倫教之故小民不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民事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句爲要領夏后以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爲要領龍子以下數十言以雖周亦助句爲要領設爲庠序以下十餘言以人倫二句爲要領學者不可以不細玩其文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通結上文數段之意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獨問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養卿大夫士者故言井

地必及穀祿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祿即穀祿事也二事相爲表裏井地均即穀祿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連及之也不言

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鄉即齊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謂小民親於下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以開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此荅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

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適而及之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畧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

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

書者不無小補云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尋常問

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

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

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

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
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
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
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竝同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卽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鄒滕魯爲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

總結通篇之文言歷說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語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畧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雜紀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

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按此二章取兩國或三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蓋

嘗歸鄒鄒爲之閧嘗在此時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故今次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卽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
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子之闢楊墨何在乎爲我章嘗斥楊墨矣然是泛論其失耳夷之章嘗抉墨氏之蔽矣然是閑導其來歸者耳不得遂以此爲好辨卽以此爲好辨亦僅兩章耳至逃墨章爲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闢楊墨因以得好辨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楊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葢世之所謂楊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稱爲

楊墨者其爲楊墨正多也漢人之所謂道德名法即楊
氏也所謂農家亦墨氏也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爲而
無所事故言淸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
撥亂者爲多事爲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
以絀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絀孔子然
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卽楊氏也故楊子書稱楊子學
於老子老子謂楊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
寬柔之弊流爲慘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

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則道德名法卽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卽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爲農家耳是以史記六術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漢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

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爲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爲弑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耕白圭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寧惟是卽傳食之爲泰不耕而食之爲素餐亦皆爲墨氏之說之所悞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爲楊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爲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楊墨之爲異端而不細考楊墨之說往往反采

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楊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楊墨之意以爲言由是楊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爲楊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楊墨而備論之

唐韓子原道篇敘道統之傳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楊

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辭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讖緯之術猶分馳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楊墨之說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齊觀然則向無孟子聖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楊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堯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傳啟湯武之放伐之為篡弒人必指信以為實然其敝也將以仁

義爲强人之物刑名爲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葢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詳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一二三大儒尊崇

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見戴記費隱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爲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爲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錄之後條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附錄

樂正子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爲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爲政者雖强雖有智慮雖多聞

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故惟好善爲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爲強自以爲有智慮自以爲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賾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無他道也余初蒞羅源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

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徵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附錄○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餔啜也

按樂正子之從王驩非求其攀援也驩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弔滕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費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餔啜責之何者驩之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遂從驩之齊是以古之道餔啜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區區者而從驩行也此

賢人之小過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錄於此

附論○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爲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
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遂致聖人之
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眞然
非章有以啟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
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
世俗之訛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按小弁以怨爲仁凱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雖朞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

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減一日即爲忍不得終喪則加一日亦足見其不忍禮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於此可見聖賢持論之無所偏非析義至精者烏能如是論語文多渾厚得孟子七篇爲之暢其義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爲之啟其端孟子之論亦無從而發也然則丑之功亦不亞於萬章矣○按公孫與萬章七篇之中問答甚多不可枚舉姑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

法後二事則八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余按謂孟子一書爲公孫丑萬章所纂述者近是謂孟子與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則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

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應疎畧如是一也七篇中稱時君皆舉其謚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鄒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葢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

爲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尚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薦孟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爲多故說者以此書爲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既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蓋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爲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記孟子弟子

稱子者三人　樂正子　公都子　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浩生不害之問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辨性善之問其所關者亦鉅飲湯飲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卽屋廬子之得問亦留心學問者皆高第弟子也

稱名者三人　萬章　公孫丑　充虞

萬章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充虞問答雖少然去齊之問見孟子救世之苦心止嬴之問

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　陳臻亦稱陳子　徐辟亦稱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葢皆樂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爲弟子與否者四人　陳代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爲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决其必爲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趙岐孟子題詞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訛誤

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

而託之者也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獨能分別其真僞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謂孟子恥沒世而無聞自撰此書尚未盡合聞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與孟尚書書）

自孟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

填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宋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並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出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揚子始有善惡混之說逮唐韓子乃台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

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爲二孟子之所謂性卽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爲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闢之非與孔子爲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可

言遂不得爲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雖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盡者然謂之爲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瀉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爲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爲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

者附會之詞耳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為豎牛所亂亦將盡以為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為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贖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為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為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

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尚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弒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

復有弟叔虎叔羆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卽長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卽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叔魚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郤至亦從鄭伯子產欲毀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襄簡公時一在爲蒐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

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寧嘗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躒納賄遂至於賈禍耳觀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欒盈之難况盈與食我

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士貪
緣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
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
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
之也

問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無此字)不獲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上(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不順乎)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矣)悅親(中庸作順乎親)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諸字)身不誠不悅於(中庸作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無此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文至此止)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無足為大得失也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大直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悅但不為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

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
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
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刪其後兩句
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皆字互異
本不足爲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
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槪
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
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爲得之不

揆於上係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刪去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君之何先儒猶以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卷下終